又到黃瓜熟了的季節，我不由想起小時候偷吃黃瓜的那些情景。

小時嘴饞，沒熟的桃梨，酸澀的青梅，我都會偷吃，黃瓜更是難得的美味。桃梨和青梅吃點不要緊，偷吃黃瓜可要小心了，如果被發現，母親會操起竹條，趕得我像燕子一樣逃之夭夭。

不過，犯了錯誤我知道該怎麼做。偷偷踅回家中，摸把茅刀去山上砍柴。到了傍晚，見我扛著一把柴回來，母親叨嘮一下也就算了。但她會再三警告，結的黃瓜她都數過，不要再偷，否則下次絕不輕饒。

母親不許我吃黃瓜，因為五、六月間，新的蔬菜很多還沒成熟，黃瓜要留來炒菜下飯。還有就是，我們那裡人認為生黃瓜吃多了會得濕氣病。儘管這樣，我還是免不了打黃瓜的主意。於是，我專挑遮在葉底下的偷，居然很少被母親發現。萬一被發現，我就用老辦法，去砍柴來「將功折過」，那樣總能逃過母親的竹條。

一年一年偷著黃瓜生吃，不知不覺我長大了。初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師範，但偷吃黃瓜的習慣卻沒有改變。一次從學校回家，正是黃瓜成熟的時候。我偷偷溜到菜園，挑了一根大的，正準備摘下，沒想到母親恰好來摘菜。看到我要摘黃瓜，居然沒有罵我，而是說：「想吃就摘吧，但別吃太多，小心得濕氣病！」母親這樣說，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，臉紅紅的，摘下黃瓜低頭走了。

從那次起，母親再也不說我了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摘黃瓜吃了。沒有了母親的責罵，我吃黃瓜便有些肆意，有時連吃兩三根。見我這樣大吃特吃，母親笑了：「看你，這麼大了還像孩子一樣。」說得我有些羞赧，不過嘴裡依然喀嚓喀嚓地吃個不停。於是母親再三提醒，別吃那麼多，會得濕氣病的。

母親雖然這樣說，但每年都種很多黃瓜。畢業後我分配在家鄉的小鎮教書，離家不遠。黃瓜成熟時，我便三天兩頭地回到家中摘來吃。臨走，母親還要讓我帶上幾根，不過會一個勁地叮囑我：別吃那麼多，會得濕氣病的。生黃瓜吃多了得濕氣病，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有科學依據。我吃了這麼多生黃瓜，卻從沒有患過濕氣病。

如今母親日漸老了，黃瓜還是種得那樣多。只是我調到了縣城工作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三天兩頭跑回家了。今年的黃瓜熟了，母親多次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去，家裡黃瓜結得特別多。但她同時又說：要是工作太忙還是莫來，特意跑來拿幾根黃瓜太不划算啦！

聽著母親無奈的話語，想到家裡的黃瓜，想起那偷吃黃瓜的日子，忽然感到，離家的路雖然只有幾十里，此刻對我來說竟是如此漫長。

（寄自江西）